

宣风雪霁

武冈人梦里的归处

文、图/林日新

“一城山水半城诗”，城有城的山水，城也有城的诗。清代方志中的“古都梁十景”，有七景散落城外郊野甚至外县地域了，我无缘常去，对留在城内的三景，我一有空闲就去观看的。如果说古城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，那么宣风楼、武陵井、济川回舟，便是馆中最沉默也最健谈的三件镇馆之宝。

过去的“传说”，在未来成了真

宣风楼在古城的中心地带，也一直被视为古城的心脏——城标，也成为武冈人梦里的故乡所在。如今的宣风楼是三十多年前撤县建市时新修的。

四十年前，我在武冈城里读高中。那时城门洞上只有一个四方木架，青灰色的石拱门像一只空洞的眼，望向城里城外。城里的同学指着上面比画说：以前那上头有座楼，雕龙画凤，飞檐翘角，古香古色，漂亮得很。我抬头看，只看见一方灰白的天空，空空如也，便说：“传说

吧，当不得真的。”在少年人眼里，没有亲见的事物总隔着一层，像雾里看花，信与不信都轻飘飘的。

十年后，武冈撤县建市，我再进城。远远地，一座株红色楼阁从城门洞上拱了出来，巍然矗立，青砖黛瓦，飞檐翘角，赫然就是当年只活在“传说”里的模样。这是1993年修复，1994年才落成。我站远处仰头看了好一会儿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那感觉大约像是走失了多年的故人忽然归来，面目依稀认得，却又陌生着。

楼名由来:宋理宗登基前亲题

宣风楼，旧名更雅些——宣风雪霁楼。它坐落在济川门上，老南门的位置，城墙还在，青石垒砌，敦敦实地托着这座两层楼阁。仿宋式的，占地七百零八平方米，上下两层，有回转式走廊，楼顶覆着黛瓦，檐角挑起，像鸟张开翅膀。名字里头有风有雪有晴日，想来古时候该是观雪的好去处。“橘光隐翠，四瞩莹然”，八个字写尽了雪后初晴时分登楼所见的景致。

楼名据说源于唐人王昌龄的诗，如今已不大有人能记全了。“升旭欲移丹阙影，玉光未倒翠先迎”，读来只觉得清冷疏朗，像一幅淡墨山水。

真正让这楼名传下来的，是南宋那位皇帝赵昀。他还没登基的时候，领邵州防御使，游历到武冈，雪霁天晴登楼远眺，云山叠翠，资水环城，一时兴起，亲题了“宣风雪霁”四字，制成匾额悬于楼上。本地人津

津乐道这段旧事，皇帝的一笔题字，就给这座边城添了几分天子的贵气。宋室南渡偏安，宝庆府的名号也是因他得来。千载之下，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，匾额不知失落于哪一场战火，空留下一段掌故。



武冈城墙、宣风楼、文庙。图/岳阳发布

墙根下的石头，记录宣风楼几度兴衰

宣风楼命途多舛。明末毁于兵燹，康熙年间重建，光绪年间再修，民国塌废。千年之间屡毁屡建，像一株野草，总在废墟上重新站起。那些建了又毁，毁了又建的人事，如今都沉在时间的河底。今日这楼，1994年重修的，算来也有三十多年了，年纪比我还轻些，却已经有了故旧的姿态，风雨侵蚀过的痕迹爬上了檐角与窗棂。它东边挨着王城公园，南边是渠水和晋代陶侃留下的学宫，文脉从那头流到这头，不曾断绝。

那天我从城墙旁边的石阶登上楼去。台阶窄窄的，拐了两道弯，到得楼上，视野豁然开朗。都梁路从城门洞穿过去，车子行人来来往往，老街正修整，堆着些材料，有些乱。往远处看，云山淡淡的影子卧在南边天际，天青色的，像用淡墨洒开的一笔。奎文阁的亭角从公园树丛里露出来，挑着岁月的边线。风从城墙上头吹过来，凉沁沁的，恍惚间觉得，当年那位皇子站在此处看到的雪景，大约也就是这样的苍茫与开阔吧——只不过那时雪盖着城，如今雪盖着的是记忆。

墙根下立着一块重修宣风楼的石碑，文字密密地刻着，讲这楼的前世今生。武冈城墙始建于宋，到了明朝才完备起来。明代朱元璋搞卫所制，在天下各处建城，武冈城墙用方形青石垒筑，周长九里有

余，东南西北都有城门，南门就是济川门。想当年这座城何等森严，城墙十二里长，青石夹着夯土，炮台、垛口一应俱全，城楼上旌旗猎猎。如今只剩下几段城垣，一千四百多米，伏在城中央，像睡着的龙脊。世事果然是“苍黄渐近”，石头也扛不住时间的磨蚀。

据说“都梁”是武冈的古名，因了兰草——“绿叶紫花，香味清雅”。县志上说县西有小山，山上有清浅的水，水边长满了这种都梁香草。一个地方的名字里藏着花，藏着香，便有了几分清雅的底子。宣风楼立在这样一片旧地上，风吹过檐角，仿佛也带着兰草的清气。

天渐渐向晚，夕阳从楼西的飞檐斜斜地照过来，给黛瓦描了一圈暖黄。城楼上下，正是寻常人家的烟火时光。有孩子在城墙根追跑，有老人在石凳上坐着闲话，有人提着菜篮穿过城门洞，往家里走。我看着这些光景，忽然想，宣风楼的重建，于这城里的百姓而言，大约是找回了某样一直没有丢开的东西。它一直在这里，在传说的虚无与石头的实在之间，在皇帝的笔意与乡民的记忆之间，在战火的灰烬与重建的砖木之间。

宣风雪霁。风还是从古吹来的风，雪早已化了，晴日还在。城楼就立在这晴日里，安静地看着一城的人间。



►“宣风楼”始建于宋代，整体以石木为主。
图/武冈市委宣传部